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目錄

劉子元

思慎賦 并序

韋弦賦

京兆試慎所好賦

應制表陳四事

衣冠乘馬議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

重論孝經老子注議

上蕭至忠論史書

荅鄭惟忠史才論

史通序錄

自敘

昭成皇太后哀冊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

劉子元

子元本名知幾以避元宗嫌名改舉進士長安中擢拜鳳閣舍人景龍初封居巢縣子景雲中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坐子貶累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諡曰文

思慎賦

并序

賦形天地受氣陰陽生樂死哀進榮退辱此人倫之大分也然歷觀自古以迄於今其有才位見稱功名取貴非命

者衆克全者寡大則覆宗絕祀埋沒無遺小則繫獄下室
僅而獲免速者敗不旋踵寬者憂在子孫至若保令名以
沒齒傳貽厥於後允求之歷代得十一於千百某嘗迹其
行事畧而論之至如望夷篡奪鴻溝戰爭包燕蓋之異志
踐恭顯之邪迹或干紀亂常或窺窬僥倖此而獲罪固其
宜也爭二城而相殺期五鼎以就烹獻魚炙以交鉞舞雞
鳴而伏鑕或幸災樂禍或甘死徇生求而得之又何怨也
降茲以外有異於是莫不重七尺於泰山恡一毛於尺璧
徒惡其死而不知救死之有方但惜其生而未識衛生之

有術何者地居流俗之境身當名利之路皆物之相物我
之自我當仁不讓思倍萬以孤標唯利是視願半千而秀
出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官大於國主必惡之而名譽娛其
耳光榮炫其目口甘腴豢嗜鈎吻之腐腸身安棟宇誠垂
堂之折足自謂長無六疾永固百齡歸然可與金石齊堅
松喬比壽者矣殊不知關張以傲誕爲將桑霍以滿盈居
職晁錯削國以獻忠伯宗匡朝而好直處父則純剛立性
張溫則太明爲識見之者爲之寒心聞之者爲之變色亦
猶臥於積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將然巢於折荻之末而不

悟風之已至既而惡稔覺盈道窮數極黃沙在繫懷上蔡
而無追白刃臨頸揮廣陵而長歎猶以爲禍出不虞災非
素漸以茲自卜奚其謬歟假有舉一反三麤分菽麥知豐
屋之不誠悟覆車之足尤而皆宴安鳩毒遲疑猶豫交戰
未勝而禍機先發不杜之於欲萌方悔之於既兆用使茂
先將戮顧諍子而多慙安仁已收負慈親而永訣嗚呼自
古所以多殺身亡族者職由於此也因斯而言則知禍福
無門惟人自召自貽伊戚匪降於天而謂之不幸未之聞
也昔夫子有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竊以仁爲百

行之首大聖其猶病諸然必以中才之人企勉而行猶或
可及況其慎者蓋不過慎言語節飲食知止足避嫌疑若
斯而已矣非有朝聞夕死去食存信之難也違之則爲凶
人蹈之則成吉士其爲宏益多矣而世人罕能修身厲己
自求多福方更越禮過度坐致覆亡此宣尼所以譏鮑莊
子之智不如葵而孫叔敖譬以螳螂伺蟬不知黃雀在後
余早遊墳素晚仕流俗觀古今之人物極矣見吉凶之成
敗衆矣夫貴不如賤動不如靜嘗聞其語而未信其事及
身更之方覺斯言之徵矣加以守愚養拙怯進勇退每思

才輕任重之誠智小謀大之憂觀止足於居常絕覬覦於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進受代耕之祿退居負郭之田庶幾全父母之髮膚保先人之邱墓一生之願於是足矣但才非上智習以性成猶恐覩芳餌而貪生處鮑肆而神化苟或靜退之心日弛則馳競之慾日增顛沛以之嗟何及矣常思列銘几杖取配韋弦刻心骨而不忘傳諷誦而無斃蓋語曰明鏡可以覽形往古可以知今是用尋往哲之遺事驗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諸炯誠列之座右題其賦云

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舍舊而謀新
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也者賢愚定
其美惡位也者朝市總其名利七情由其不等百行以之
咸異儻無心以自謀良局途其必躡何者得不思失雄獨
忘雌耽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巖是則平衡而登九折
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藩籬假使履獸
尾而不啞探龍頷以獲竒省僥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爲
也借如幽室鑿坯窮居負郭二頃樵採一廛耕穫困沈名
於抱關志充詘於懸箔俄拔跡於羊豕倏搏飛於燕雀金

紫照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
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鋤而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
亭之鶴奚一身而足怪廼九族其惟索爾其寂寞無事殷
憂不平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
古言兵擅雲間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穴由於足響
膏爍起於多明趙國從而蘇裂齊城下而酈烹吹律誅於
西漢獻寶別於南荆逐懷沙於楚塞囚說難於秦庭李仕
登朝而就戮嵇道超代而逢刑苟才智之爲患雖語默而
同傾若乃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黃

閣與朱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舊恩望鳥兔之盡獲
思擅寵於邦家誓傳名於竹帛蜀旣平而艾檻吳已霸而
胥溺黜淮陰以斃韓遷杜郵而死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
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思於下澤各入門而自媚
徒弔問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榮因寵遷吮癰求愛舐痔
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託夢而衣穿嗤弦直之死道喜邪
徑之敗田氣噓霜而吸露力轉日而迴天自謂方江湖而
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據萬古淒然至於申侯逼迫
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彼丁傳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

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而不全次有跡鄙衡門情娛俠窟
出入田寶往來平勃歌無魚以自媒獻文蛇而請謁疑臥
薪之可久謂巢葦之恒安烈火照其潛燎衝風歛其上搏
曹門傾而天鄧賈室壞而夷潘班坐刑於黨寶殷取戮於
臣桓顧噬臍而不及知觸藩之爲難夫化赤漸乎鄰丹爲
黔資於邇墨生於麻者旣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
非鮑叔遊異田蘇忘臭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爲娛餘推誠
而狎耳蕭結契而連朱始刎頸以交約終反噬而相屠王
綢繆於魏諷石嫌疑於州吁孫秀與趙倫齊貫石顯將牢

梁並驅汗無禮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別有直若史魚正
如伯厚飾智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而指瑕鑿冰鏡而求
垢彼獨潔之爲雅固羣醉之所醜況乃誹謗朝廷擯斥朋
友方搢紳以豚犢延冠蓋以雞狗符結怨於晉台彭肆言
於蜀后禰悲號於座上庾嘲謔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猶
樞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慎奚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
而不警怨無小而不讎察關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豈
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仇倜儻英跼昂藏遠邁覩斲
隸其如萍觀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蠆

安知驚炙輟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羹匪均三軍以之覆敗
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誠於是考茲出處稽彼行藏
咸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之必敗迷暴貴
之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乘車之去軌若
涉海之無航旣百慮而一致故異術而同喪唯夫明達高
人賢良智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強死無爲福先無
爲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爲而不恃潔其心
而穢其跡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閭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
軌以道德爲介胄忠貞爲劍履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

不恥若乃詢木鴈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
榮二疏旣滿而辭仕袁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愠喜漢先
主之立誠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爲君子余雖不佞
嘗從事於斯矣重曰夫含靈稟質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
貴命何如而弗珍鴈含枚以避繳狐聽冰而涉津葵傾心
以衛足櫟不材而謝斤彼草樹之無識惟禽獸之不仁猶
稱能以遠害尚假智以全真矧百行之君子廼三才之令
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興誦
之可詢敢刊銘以勒座遂援翰而書紳

韋弦賦

以君子佩之用
規性情爲韻

趙魏君子跡著明文有韋弦之淑慎在躁靜以區分於以
誠德在我於以表正事君稟剛以宣其志守柔以播其勲
動靜有恒得樞機於要道佩服無斃合規矩於典墳昔董
安于事趙簡子虛心固節收目反視由一國之具瞻在四
德之爲美誠孜孜於不怠諒勤勤於所履觀其弦之勁姿
可以勵其攸止式標其道於焉克已所謂惕禍以垂休故
以善終而令始且其天道何常順之無悔察是非之倚伏
節行藏於進退守而取則在剛柔以爲箴動必可觀比玉

劍之爲佩鄴令乃曰躁用乖於正性故安卑以從時靜旣
恭於五德故不暴以爲師命韋帶之閒緩體君子之舒遲
惟器可象惟賢則之佩蘭則殊於楚客象環有慕於宣尼
信建物之表意實善人之所資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
德或可移中以成規識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
之中寧假於宮徵內外相制亦合乎壘簏大哉景行剛柔
異性緩之於韋用和急之於弦表正旣守道而恒佩因履
端而不競懿夫式彰茂德分意表情禮節旣備敬慎孔明
參衣冠而振序列簪紱以齊榮猗二子之垂誠與千古之

揚名

京兆試慎所好賦

以重譯獻珍信
非寶也爲韻

君子嚴其牆仞戒以心胸知耽味之易入俾回邪而不容
其慎德也白圭是聞其三復其好賢也緇衣必薦其九重
自然契已坦蕩清心肅雍玩喪志而何有欲敗度兮何從
昔如王者三朝遠人重譯執贄山委獻琛雲積豈不知納
寶庫爲子孫之藏映玉墀嘉戎夷之績蓋以難得之貨有
損不貪之寶無斃獲狼而荒服不臻却馬而漢皇受益嗤
虞公受玉之敗美晉帝焚裘之迹匪騁欲而適願將去奢

而無怨滿堂足戒黃金寧慎其四知連城不求白璧何勞於三獻所愛者禮所懷者仁君由之而又國士用之以防身衣服有常非敢玩於干襲飲食不溲寧專美於八珍其愛才也必擇能而得備其慕友也亦資忠而履信將辭直而不違知言甘而有吝是窒其欲無忽於微五色足耽審之則朱紫不奪八音可樂慢之則鄭雅同歸思禁邪而制放慮今是而昨非上則宣風下同偃草將還淳而復樸在耽德而味道蒐田失度則念虞人之箴慈儉或虧必思老氏之寶至矣哉好之者儒以多聞爲潤屋立義爲分社孝

既慕於參乎學願從於回也孜孜屑屑束修問寡如此人所以銘座而弗忘書紳而不舍

應制表陳四事

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再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樂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

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倖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攬轡埋輪效鷹鷂而報國褰帷露冕去蝥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效其功閱恩無所施其巧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民知禁姦宄肅清

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勲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

昔有唐御歷列職命官國多剋印之譏人有積薪之歎自
陛下臨朝頓革此風然矯枉過正以爲甚矣至如六品以
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砂礫其有行無聞於十
室卽厠朝流識不反於三隅俄登仕伍斯固比肩咸是舉
目皆然罕聞翹楚之歌惟見伐檀之刺今尸祿謬官其流
非一若遂不加沙汰誠恐有累皇風

臣聞漢宣帝云與我共理天下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
者今之刺史也移風易俗其寄不輕求瘼字人僉屬斯在
然則歷觀兩漢已降迄乎魏晉之年方伯岳牧臨州按部

或十年不易或一紀仍留莫不盡其化下之方責以理人之術既而日就月將風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漸百城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流近則日月仍遷遠則踰年必徙待廳事爲逆旅以下車爲傳舍或云來歲入朝必應改職或道今茲會計必是移藩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績用使百城千邑無聞廉杜之歌萬國九州罕見趙張之政臣願自今以後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以明察功過精甄賞罰冀宏共理之風以贊垂衣之化

衣冠乘馬議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以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以降迄於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掬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

履乘彼路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
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
鸞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
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旣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
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褰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
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韞而升鐙跣以乘鞍非惟不師古
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翼如
襜如鳴佩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檠
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

道之傍絳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
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
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
民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
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
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
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
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
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

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
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今屬殿下
親從齒冑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
狂言用申鄙見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

謹按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氏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即
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江左晉穆帝永和十一年
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者撰
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

以爲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庸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元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注所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荅臨碩難禮駁許慎

異義發墨守鍼膏肓及荅甄子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
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
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詩
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
銘具稱諸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
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
皆云鄭氏注名元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元二字其
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
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

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也師所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
孝經唯有評論非元之所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
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司農論如
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
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元爲春秋孝經畧說則非注
之謂所言元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
元又爲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
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爲鄭元
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

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著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辨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踈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

行至隋開皇十四年校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憑依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邵以爲此書經文盡正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發問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庵於河曲仍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有

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訛雖使纔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而況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雋識探蹟索隱考其所注義旨爲優必黜河上公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刺者矣夫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

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
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臣竊以鄭氏孝經河上
公老子二書舛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
意其願莫從伏見前勅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
臣尋草議請行王孔二書牒禮部訖如將爲允請即頒行
謹議

重論孝經老子注議

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遜以爲近古已來未之
有也當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

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去月十日勅
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草議請行孔王二書
牒禮部訖但今庸儒淺識聞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
蓋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
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
子興於晉代公羊穀梁寢於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凱而方
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尚好不同晚乃覺悟承
習既久近輒弛張伏惟開元皇帝陛下嘗以九重餘隙窮
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逮芻蕘臣輒以

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炤察如將爲允請即班行
不可使隨流腐儒參論其義

上蕭至忠論史書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氏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
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
國班謝陳習闡其纂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厯劉石僭
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膺籙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沒塚古
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傳其雜記休文所缺謝綽裁
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曠彼泉藪尋其枝葉原

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氏爲書盛言務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終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之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

爲政駿每欲書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
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
官所修載書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
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
州郡視聽不該訪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
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
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
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

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
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
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
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
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
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
賢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
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

惡十羊九牧其命難行一國三公適從安在其不可四也
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
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
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
詞此事勞逸宜均揮鉉奮槩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
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
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
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
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

自反而時談物議烏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正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心知已歷抵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抑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而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旣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

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祕監徐禮部等並門可張羅府無堆
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
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爲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
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
以守茲今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鑿輿
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
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
結轍旣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
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媿明公旣位居端揆望

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眄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摺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爲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牛宏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宏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

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
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
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撓心但今者僂勉從事擊掬
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
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
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況僕未能免俗能不帶芥於心
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羞肩芸閣
之中英竒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絕麟徒殫太官之膳
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

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荅鄭惟忠史才論

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榱桷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夏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

史通序錄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其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

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
子旣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
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
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於時歲次庚戌景龍
四年仲春之月也

自敘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紉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
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
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

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竒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畧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以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畧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

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
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
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
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
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
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
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
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
異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

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
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
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
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摧得盡懷抱每云德不
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
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刪詩
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
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

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以降迄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爲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

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
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
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
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
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
牢籠天地博及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
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以後作者無絕必商榷
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旣沒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
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

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覺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邵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邵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

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帶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誠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畧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

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予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元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誚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爲范跋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元經則嘲以恐蓋醬

翫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
太元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
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
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
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元經始成雖爲當時所
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
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元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
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
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

觀此子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昭成皇太后哀冊文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秋八月甲辰朔十七日庚申昭成
皇太后梓宮啟自靖陵將遷祔於橋陵皇帝乃使某官姓
名設祖於行宮禮也丹旒旣舒元宮載闢俶龍輶而命駕
指鮒隅而卜宅哀子嗣皇帝諱瞻蓼莪而罔極感芣苢而
增傷嗟鏡奩之不御痛珠匣之沈光緬考前烈旁稽舊史
顧西陵以永懷託東觀而書美其詞曰

觀津鍾社平陵誕靈作嬪西漢爲母東京地專戚里門承

金史卷之二十一

三

后族重覩玉衣再開金屋爰初筭總實負才賢學殫詩禮
工極紘綆方松等勁比菊齊妍慶膺懷月祥兆捫天膠東
胙土濟南開國邦媛思才河魴佇德柔閑植性婉順成則
六行畢彰四訓無忒粵自朱邸來昇紫微政成闡闡化穆
閨闈孕毓三母牢籠二妃桃夭闡譽葛藟增徽五福多爽
百齡過隙地裂方祗天傾圓魄歸神蒿里滅彩椒掖德音
若存儀形遽隔嗚呼哀哉痛鍾宸扆禮極哀榮諡踰光烈
儀比功成尋周闕之先夢奉堯門之舊名撫遺鏡而增咽
攬賜衣而疚情嗚呼哀哉龜兆協謀龍輶戒轍指黃山以

徐轉背青門而永訣挽鐸鏘其競喧旒旒儼其齊列萬國
慘而潛怛六宮悲而慟絕嗚呼哀哉遂入松徑園歸穀林
見寒山之月苦聞拱樹之風吟玉座空兮壽宮寂金釭閉
兮泉戶深想清徽之不昧寄彤管以流音嗚呼哀哉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五目錄

盧懷慎

諫十日一朝西宮表

遺表

請毀河橋奏

請按王仙童奏

駁詔贈崔湜父官奏

陳時政得失疏

第二疏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七十五

目錄

一

第三疏

夏州加兵議

薛稷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策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朱隱士圖讚

唐杳冥君銘

唐故洛州洛陽縣令鄭府君碑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五

盧懷慎

懷慎滑州靈昌人舉進士景龍中累遷黃門侍郎賜爵漁陽伯先天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中遷黃門監兼吏部尚書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

諫十日一朝西宮表

臣懷慎言臣聞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伏惟陛下敬順昊天爲人父母人之所行莫大於孝乎故曰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本也是陛下躬率此道爲天下

先每十日朝西宮式展親親之義故得萬國之歡心者實
惟陛下孝理天下也臣竊不揆頗聞於師王者必深居而
高視用以表其嚴重也其將動未嘗不清道而後發升車
而後引出有警入有蹕用備其周衛也今陛下再立乾坤
重安社稷克定中興之業務宏大孝之端率禮因心臣何
敢預然陛下臣之君父也夫爲臣子者得不欲盡忠孝之
事乎忠孝之事臣安敢讓也固知言出必死亦無所辭臣
死罪死罪臣聞昔者漢祖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
今日陛下豈不欲爲此乎臣度其事業與此有異夫漢祖

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母故行於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嗣武開基奉三聖之休烈當千齡之寶命順天立極蓋曰其常不知何爲更用此道遠自三五洎乎夏殷聖帝明王臣所覽見未有用此者陛下安所取則哉臣聞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禮煩則黷抑有其義況應天去提象纔至二里餘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茲屢出假愚人萬有犯屬車之塵者陛下雖罪之何及縱使萬全亦非重慎之道也且唐之寶命繼在陛下雖欲自忽其若社稷何其若宗廟何頃三衛仗中路相失當時驚動聖聽臣等

空知待死臣死罪死罪望陛下從今已後遵其內朝一則
有暢於溫清二則無煩於出入敬慎之道誰曰不然必以
長至在辰元正布歷應天納祐行慶有期則願陛下備法
駕周羽儀然後出朝亦天下大禮也居常之日竊惟陛下
思之臣本書生叨榮執簡輒薦芻蕘之議願申犬馬之誠
特乞天恩察其愚懇無任控歎之至謹詣閣奉表以聞

遺表

臣素無才識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
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懼臣染疾

已久形神欲離雖鳧鴈之飛未爲乏少而犬馬之志終祈
上聞其鳴也哀乞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
足以經務識畧期於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開諸朝野
之說實爲社稷之臣李傑勤苦絕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
知無不爲幹時之才衆議推許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
瞻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實盡人臣之節盧
從愿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
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代良臣比經任使微有愆失所
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

深望垂矜錄漸加進用臣竊聞黃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
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卨也且朝廷
者天下之本賢良者風化之源得人則庶績其凝失士則
彝倫攸斁臣每見陛下憂勞庶政勤求理道慎舉羣司必
期稱職使鵷鷺成列草澤無遺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
此陛下用賢之明効也臣非木石早識天心瞑目不遙厚
恩未報黜殞之義敢不庶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

請毀河橋奏

頃者吐蕃以河爲界神龍年中降公主吐蕃遂過河築城

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吐蕃今
既叛我此橋即應毀拆橋既見毀城自然拔臣等望與郭
知運蓋恩貴等計議尅期翦撲

請按王仙童奏

仙童倚恃王親欺奪百姓事狀明白人人共知御史推尋
實知枉濫御史若不堪信他人何必可依如更動搖恐招
物議望準前狀

駁詔贈崔湜父官奏

臣等謹重商量不敢奉詔崔湜位忝大臣身犯惡逆汗宮

金史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一四
滅族國有常刑其父挹特承恩渙免其誅戮蒙茲大造得
盡餘年若更追榮恐招物議唯刑與賞天下共之發號施
令國之所重舉而不法後代何觀望不贈官但厚給葬事

陳時政得失疏

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尚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
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
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
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

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才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厯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庫所以虛空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僥倖路啟上下相蒙

共爲苟且而已寧盡至公平此國之病也此賈誼所謂蹠
盤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爲膏肓雖和緩
不能療豈蹠盤而已哉漢宣帝總覈名實興理至化黃霸
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
之美政也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書
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臣望請諸州都督刺史
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以上不許遷除察其
課効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
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

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第二疏

臣聞尚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之義也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又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爲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逾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天工多不釐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俸祿之費歲巨億萬空竭府藏而已豈致理之基哉方今倉庫空

虛百姓凋弊河渭漕輓西給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況
邊隅未靜兵革尤興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廣費豈曰
其時儻水旱成災租稅減入水衡無貫朽之蓄京庾闕流
行之儲或疆場外守兵車遠出或收藏無歲賑救在辰此
軍國之急務也陛下將何以濟之乎書云無輕人事惟艱
無安厥位惟危又云不見是圖此皆慎微之深旨也臣竊
見員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臺閣舊人或明習憲章或諳
闕政要皆一時之良幹也多不司案牘空尸祿俸滯其才
而不申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豈

其然歟必有異於此矣臣望請諸司員外官有才能器識衆共聞知堪爲州牧縣宰及上佐者並請遷擢使宣力四方申其智効有老病及不堪理務者咸從廢省使賢不肖較然殊貫此濟時之切務也安可謂行之艱哉

第三疏

臣聞天吏逸德烈於猛火貪人敗類取興大風則知冒於寵賂侮於鰥寡爲政之蠹莫先於茲臣竊見內外官人有不率憲章公犯贓污侵牟萬姓剝割蒸人鞠按非虛刑憲已及者或俄復舊資雖負殘削之名還膺牧宰之任或江

淮嶺磧微示懲貶而徇財黷貨罕能峻革委以共理俟河
之清臣聞明主之於萬姓也必暢以平分而無偏施若犯
罪之吏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姦恤近遺遠矣凡左降之
人鮮能省過必懷自弃長惡滋深則小州遠郡蠻陬夷落
何負於聖化獨受其弊政乎昔孟嘗廉明方臨合浦隱之
清潔乃莅番禺邳都之鎮靜朔方耿恭之輯寧疎勒地則
遐僻必擇賢良務以寧濟爲懷豈以遐荒見隔況邊徼之
地夷夏雜處負險恃遠易擾難安彌藉循良以寄綏撫若
委失其任官非其才凌虐黎庶侵剝蕃部小則坐致流亡

大則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而況於猾吏乎其
內外官人有犯贓賄推勘得實者臣望請削迹簪裾十數
年閒不許齒錄書云旌別淑慝黜陟幽明即其義也若不
循此道去邪有疑善政能官甄獎或未之徧擔賊負賄僥
倖或即蒙升則賞罰無章沮勸安寄浮競之風轉扇廉恥
之行漸隕其源不塞爲蠹斯甚

夏州加兵議

兵雖不厭多多則費廣降人旣納甲仗固亦無虞雖欲縱
之其將何往況夏州舊有馬二千匹兵一千三百人苟能

用之足堪鎮遏待一二年後更量宜處分

薛稷

稷字嗣通蒲州汾陰人第進士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睿宗立以翊贊功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累拜中書侍郎兼黃門侍郎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爲左散騎常侍歷工禮部尚書除太子少保竇懷貞構逆稷以知其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策第一道

閭若濟巨川必憑舟楫之勢將興大厦實佇藥櫨之材聖

皇提象膺符順天革命變澆風於易簡濟薄俗於醇醲未
明求衣旻旰忘食無遺庖鼎不棄芻蕘聞逆耳之言忻然
啟齒聽犯鱗之說假以溫顏緬懷六聖之規勞求五臣之
俊至如臨難不顧知無不爲獻替帷幄匡過補闕爰洎銜
命之流並應搜揚之旨子大夫博古強學見賢思齊一善
或同千載相遇肇自魏漢以及梁陳若斯之人者布在方
策宜具載年代各敘微猷無憚米鹽用旌多識

對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是羣龍無首虛已明庭之
上鼯鼠全身深穴神邱之下故有勞於一饋不輟子高之

耕待以二旌無過屠羊之肆懷乎秋駕旣識爲君之難跼
此春冰未見爲臣之易然而夢弼降佐風起雲從自天祐
之俊又將至當今制賢以祿制爵以庸設言不違式化厥
訓霸王騏驎翼天駟而齊衡社稷元龜升帝寶而負兆猶
是幽芳在採雲逸來羈垂倒景之懸光燭重泉之沈隱故
遠臣得離山草比獻野芹瞻望天臺數跡對曰帝德廣運
六臣參其業天道大明五帝陳其序猶黼黻之章五色鼎
鬲之飪五味五靈之効禎祥五音之和雅樂若乃同義變
力古人中求則紀信誑項以免君王經刎頸以紓國九卿

居府王修從赴難之義二國合圍路中無返言之失漢帝
之憚汲黯陳主之畏柳莊社稷之臣於是乎在恪居爾位
勤不告勞則蕭公堂堂吳漢糾糾馮豹伏於閣下黃公宿
於臺上憂國奉公可以不謂忠乎書誠面從詩詠司直犯
顏無隱求福不回周昌之比漢高同乎桀紂劉毅之方晉
武類彼桓靈申屠剛之軻車鍾離意之排閭史魚是慕直
在其中聖人謨議君子謀道張良之翼漢王郭嘉之協魏
主宋武之得穆之齊高之得褚彥定策決勝謀夫孔多蓬
矢桑弧有志四海飛旌插羽道好二同膠柱豈調絃之術

飲冰實將命之難陸賈南行責蠻夷之失禮陳湯西討誅
單于之暴慢終令趙佗貢職郅支傳首竹帛所載斯其庶
乎謹對

第二道

問自周星攢耀漢日通輝象教聿興苾蕝鬱起眷茲和衆
因果爲先伊此法門棟梁攸屬我皇光膺天授託降閻浮
宏八解之要津啟四禪之幽鍵濟含生於彼岸證圓果於
中天紺宇巍巍緇徒翼翼莫不譽高澄什聲重安遠振三
幡於辨圓悟兩諦於談筵飛錫烟蒸乘杯霧委蘭艾因而

或揉玉石由是難甄迹雖選於元關名乃編於白屋若欲
令沙汰促以金科將恐乖智海之宏規匪提河之遺範然
則經行之所在釋氏而含容朱紫分區談王化而期切弛
張之術去就何從

對曰竊惟善本無生茲緣常寂捨身捨智涅槃之行可觀
不動不定般若之名已立尊容聖質剖碧玉而恒傳寶相
靈模鏤紫金而尚在運二儀而迴掌巍乎寶力極萬物之
濡足皇矣能仁是以付受有歸鬱興尊記知來之鑒遠明
於萬劫祚聖之符大啟於九部始則江漢廣被終以關河

積學由是名僧輩出賢衆肩降道行息於疑顧澄什而服

侶戒梵禪結視安遠而俯孩雖葱嶺茹藍涉流沙而西極

白木聚落浮漲海而東馳聖教之興爲期爲感但敬重堅

固有悲忍之大權循習護持有煩惱之深淺物情以之勤

切俗慕由是懇到苟求利養或滋貪濁濫名竊服行僞學

非魚目叨珍遂入摩尼之寶鳥鵲借類便假伽藍之翼謂

宜宥而勿罰限其自新卷迹緇林之遊反服白衣之役則

愍愚受智寬令四飛辨是決嫌浮食一變九色揚翰不謬

於楚雞六管流聲豈混於齊士庶人無量在釋典而雖宏

出家有限憑國經而必恪維摩之入諸心藏尚爲居士之
身菩薩之惠其神通由持在家之誠未虧平等何妨慎擇
謹對

第三道

問神農曰金城千里湯池百步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然則
師出以律咸資於糗糧兵雖尚竒必藉於流行皇周八紘
有截四海無虞折衝樽俎之間旅軍衽席之上而吐蕃小
醜時擾於沙場默啜遺兇偷生於玉塞由是任以精卒寄
以邊陲車徒置騎實賴防禦飛芻輓粟轉饋之弊尤深疆

金史卷之三十一
理屯田播植之功難就欲使人無憂於半菽歲有積於如
抵強國富甿佇聆良策

對曰持人之術地著爲本應敵之道糗糧爲先故李悝盡
地力而創謀本能強魏衛鞅開阡陌而急戰終以霸秦當
今三壤旣平九稅有職倉庾陳積秬秠充物山川効祉而
咸敘陰陽感化而致和狡戎黠羌不討之日久矣天有星
象以分其區地有山河以致其險素野遐曠元國寒涼塞
下三春未辨重重之樹河邊九月已落青青之草我后惻
隱巖廊之下垂拱衽席之上聖智備天地神武動山岳悠

然遠覽白露涼秋建日月朱鳥之旗樹風雨蒼牛之旄將
帥良猛謀慮深長猶重息人未修伐鬼而犬羊無檢時驚
邊析定遠侯之功略還出玉門戍校尉之七營更連金郡
麻奴小醜敢懷凌斥之心榆鬼殘妖仍延晷刻之命結山
豪而嘯聚驅穀馬而陸梁百萬之師糗糧易盡空虛之地
轉餉難集良可追蹤墾草取彼大田修充國之舊圖採威
明之遠算將軍素勵爰興斷河之術都尉垂強畢盡通溝
之利舉農夫而休戰士息轉輸而用耕牛智効其謀勇奮
其力資虜金之如粟藉邊馬之如羊賞士犒師選騎館穀

或休垣罷障城滅途殫然後坐鳳凰之臺驗麒麟之貢王
旅凱入豈不休哉清問徒訓危言每竭短才杼軸景夕貽
憂謹對

朱隱士圖讚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槌者隱士也以武德元
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冠晦名匿位織履自給
口無二價後居棟平山白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
易如砥可坐十人石側有一樹垂陰布護於其上當暑熾
之月茲焉如秋桃槌休偃於是焉有好古之士多於茲遊

朱公或斲輪以爲資前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遺以尺牘並笑傲不荅太子少保河東薛稷爲之圖讚云

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日惟一餐築土爲室卷葉爲冠斲輪之妙齊扁同歡

唐杳冥君銘

悠悠洛邑眇眇伊壘屢移寒暑頻經歲年丹壑幾變陵谷俄遷不覩碑碣空悼風煙其時代攸徙寧窮姓氏匪辯關

字誰分朱紫翠墳全缺元扃亦毀久歇火風爰歸地水其

靈跡難訪莫知其狀彷彿窈臺依稀泉帳草積邱壠松高

巖嶂乃眷幽途彌增悲愴

其

於彼兆域是生荆棘松劍猶

存榆錢可識覽物流連

闕

愴太息欲致禮於靈魂聊寄言

於翰墨

其

唐故洛州洛陽縣令鄭府君碑

觀夫道周通變青史微其德庸業濟彝倫丹圖敘其景象

所以昭晉長世葳蕤大流而樹聲之

闕一字

爰存相質之端

蓋闕使夫觀巨仲之行者勵思齊之高懷隨會之功者識

與歸之地著爲不朽文在茲乎公諱敞字仲高滎陽開封

人澧鎬爲都號鄆獻邑作邦作對策國謀朝之謂才乃公
乃侯服冕乘軒之謂貴門高階峻慶積祚流太尉卑躬置
屏風而入坐尚書納諫曳革履而升朝思元之憂國恤人
平卿之刺邪矯枉百世之盛莫之與京高祖先護後魏雍
州刺史尚書左僕射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襄城公行高
言象之表道合運期之數曾祖偉後魏龍驤將軍北徐州
刺史中軍將軍侍中滎陽守襄城公祖大仕隋上開府儀
同三司驃騎將軍渠州刺史襄城公並文藝武節光國贊
時方龍舟於巨川得騏驎於大路父仁基隋通事舍人研

深機以開務邁宏操以範俗公降巖廟之宏器蹈珠玉之
朗節化其羽翼既收四見之奇伐其條枚匪辭一覲之速
貞觀七年制策高第授越州都督府參軍事探其洞穴史
臣識微禹之功步彼高衢天子得遺風之乘入除左領軍
衛兵曹又遷潞州司功參軍事六軍七校戎政孔殷十命
三牒闕五字府邑之靈氣流滎波之純液直躬正色清嚴凜
乎秋霜抱質懷文英穎彬於夏采挹損以宏已寵辱若驚
靖恭以臨人敬慎如祭闕四字宗望推重召爲通事舍人留
疾不拜轉瀛州清苑令公以爲立長以爲官也非立官以

爲長也於是明察以斷忠信以寬奸利息機則俗化醇厚
浮末不鬻則人用豐殷正以立身清逾十勿言必顧義寶
過盈尺故人有神明之敬有父母之親欣詠終朝石碑在
頌又爲岐州雍縣令政如清苑亦有德碑又除益州新繁
令加朝散大夫入爲司裡員外郎增秩小黃歸大夫之顯
祿拔竒禮學綜郎官之明祀轉駕部郎中檢校洛陽令俾
又多人掌徭輦政京大師衆禁疎網濶情有萬源道難一
貫公綜理殷劇馭煩以簡高義侔於昇雲明道著於夏日
旌發伏隱察銖兩之奸導揚滯美盡銜筴之利化其善教

戎人楚言懷其令聲蟹筐蠶績加以勵精聽斷之術側席
俊秀之才稜威於七貴五侯減私於四隱六戚令人除雪
既察孝廉行馬療寒即收門士權豪由其斂手雞犬所以
罕音王渙已來政風曠絕稱職之美復存於公朝以爲能
出除洛陽縣令無何丁太夫人憂服勤過禮執喪惟病罔
極之心應於木石天降大感光覆不追春秋六十九儀鳳
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終於萬年縣之來庭里第嗚呼哀哉
粵以大周久視元年龍集庚子六月戊寅朔七日甲申遷
窆於洛陽北邙山之平樂原禮也惟公履仁居德韞風懷

雅宏達不器包容無方牆隩之深則幽室十扉洞房百牖
言行之重則商湯之駟夏后之璜故能參神明以長人順
日月以曜物剛直以斷金之精也溫潤以潔玉之符也方
弼承帝則運平天機致君唐虞之上書美荆越之竹豈徒
校才班伯願試定襄之煩比義野王求領長安之劇而信
順闕十而逾毀陽烏假道過峻岐而不息崩孺慕於霜露
歸精靈於茲辰昔鄭相云亡捨玦悲於東里羊公旣歿罷
市慟於南州瞻古揆今不之遠也飾終以薄遺令在言時
服編書與楸衣而共下含珠連玉同瓦器而不藏長子朝

議大夫行果州司功參軍諡第二子越州都督府士曹參
軍諡第三子符寶郎諡第四子太子典設郎諡第五子宋
州司功參軍諡等罄節勵行彥士高其式模積學儲寶詞
人貴其淵洽州里化其邕穆神明通其孝悌思所以揚德
來裔垂文永年託之不刊以申罔極我聞有命敢作銘云
遷周從號爲公作伯漢台晉袞邦基政本繼期生哲時惟
我君猶彼靈鳳翰飛紫氛行高德廣如山如雲曾不助順
懋留斯文北山伐石西邛負土撤殯毀宗遷車奠祖羣子
克孝墳塋終古蓼莪長號誰謂荼苦